

导弹十四营击落敌U-2飞机纪实

◆ 姚华飞

面对挑衅严阵以待

此前,美蒋U-2间谍侦察机被我导弹二营等部队连续击落之后,他们心有不甘,继续策划侵犯我国大陆上空的行动计划。1967年上半年,他们制定了一个从上海到福建的沿海岸线侦察计划,专从我陆军空军部队最集中的沿海地区上空飞行侦察,这是明显的挑衅行为。

9月8日,星期五,沿海地区天气晴朗。一架编号为3515的U-2型高空侦察机,由台湾“黑猫中队”成员黄荣北驾驶,于上午9时30分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。10时20分,U-2飞机飞至钓鱼岛和黄尾屿上空改航后,立即被我空情报513等雷达发现并掌握。

设防在上海的地空导弹第九营和潜伏在浙江嘉兴的地空导弹十四营,在驻防上海空军某师的指挥下,研究作战方案,随时歼灭敌机。

此时,十四营营长李文武正在探亲休假,营党委常委临时召开会议,决定副营长夏存凤担任这次战斗的指挥员。全营指战员严阵以待。

10时30分,U-2飞机距上海340公里。夏存凤命令营指挥所进入一级战斗准备。3分钟后,全营拉响进入一级战斗准备的警报。

驻防在上海的导弹九营,紧盯围绕上海飞行的U-2飞机,只要它一窜入火力范围以内,就会立即打开天线,捕捉目标,发射导弹。

遗憾的是敌机始终没有进入九营的火力范围,狡猾的黄荣北驾驶U-2从金山卫出海。

红旗导弹一举击落U-2飞机

几乎在同一时间,潜伏在嘉兴

1967年9月8日,上海驻军导弹十四营潜伏嘉兴,运用国产兵器,一举击落美制U-2型高空侦察机,全国军民为之振奋。这是543导弹部队第5次击落由台湾“黑猫中队”驾驶的U-2间谍飞机。毛泽东主席听到后很高兴,说:“用国产兵器打下美国飞机,了不起!”

当时,我正好在543部队雷达站当战士,参加了击落U-2飞机的战斗。当年情景历历在目,恍若昨日。

的地空导弹十四营也按照作战指挥程序,进行着各种战斗准备工作。

当U-2飞机刚沿着上海边缘绕飞时,副营长夏存凤就进入了指挥车。他通过射击指挥标图板的标图,发现U-2飞机有从南通南侧向嘉兴方向飞行的征兆,立刻下令6号导弹接电准备。但是U-2飞机并没有直线入甯嘉兴,而是沿着嘉兴东侧在十四营的火力范围以外飞行。飞到松江之后,它又做出了一个伪装入海返航的假象。

“要防止敌机杀回马枪!”机警的夏存凤提醒参战人员。参战官兵丝毫没有松懈,仍然紧紧盯着敌机。

果然不出所料,当U-2飞机飞至玉盘山上空,距离十四营阵地仅70公里时,突然来了一个右转弯,经沿海窜入大陆,直扑嘉兴进行侦察活动。目标指示雷达敏锐地发现了其转弯临近的征兆,及时、准确地测定出U-2飞机的坐标、信号、活动数据。

营指挥所参谋立即向夏存凤报告:目标直线临近!

“制导雷达与发射架同步!”夏存凤命令道。

阅读 / 连载

二连阵地上的6发导弹,昂首紧贴着发射架的发射臂上,迎着阳光,立刻跟着制导雷达的天线转动起来,直指20000米高空的敌机目标。

此时,U-2飞机上的驾驶员黄荣北,并不知道前方已经有6发导弹对准着他。他很迷信美国顾问不断渲染的所谓“护身符”——干扰装置,以为地面上的导弹不会打到他,仍然依照既定航向向嘉兴飞来。

“打开天线!”夏存凤发出命令。但天线一开,显示器上立即出现了敌机施放的干扰。干扰和U-2目标机信号混在一起,看不清真实目标的轮廓,也不能进入自动跟踪。

U-2飞机在施放干扰的同时,“第12系统”也同时发出报警信号,黄荣北一看前方有了飞弹,U-2飞机已经被锁定,立即压大坡度向左转,企图逃脱。方位角操纵员李庆华和高低角操纵员梁龙清同时喊出:“发现干扰,不能自动跟踪!”

“手控跟踪目标!”班长、引导技师罗若文下令。操纵员苏春辉立即操作反干扰设备,干扰被迅速排除,将真实目标信号显示了出来。



■ 击落美蒋U-2飞机的红旗2号导弹

“发现目标!”指挥员、操纵员同时发现目标。

“导弹3发,发射!”夏存凤下达命令。

3发导弹依次腾空而起,朝着U-2飞机飞去。在导弹起飞击落U-2的过程中,苏春辉正确地操纵着反干扰设备,没让敌人的干扰得逞。

3发导弹的信号在显示器上飞速地向目标接近,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指挥员、操纵员,正在等待目标的击落。然而,第一枚导弹未能在U-2飞机附近起爆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操纵员苏春辉仍然冷静地操作,当第二发导弹接近U-2飞机时,准时起爆,命中了!

U-2飞机残骸坠落于浙江省海宁县,黄荣北被击毙于座舱内。

毛主席赞扬十四营官兵“了不起”

导弹十四营从1967年5月正式担负战备任务到9月8日击落U-2飞机,只有4个月零6天。就在这年6月,我国自行研制的用于对付中高空侦察机的“红旗2号”地空导弹陆续投

入现役。

在9月8日的战斗中,十四营装备了国产全套“红旗2号”地空导弹。十四营指战员首次使用国产兵器,加装了“反电子干扰2号”设备,胜利完成任务。这次战斗,体现了“全营一杆枪”、近战歼敌的战略战术,也证实了国产兵器的威力。此后,由“黑猫中队”驾驶的U-2飞机在大陆销声匿迹。

为庆祝“9·8”战斗的胜利,《人民日报》以《我英雄空军击落美制U-2飞机一架》为题,刊载了中共中央军委给十四营颁发的嘉奖令。同一天,《人民日报》还发表了题为《后人胆敢来捣乱就叫它彻底灭亡》的社论。

在上海举行的庆功会上,一位嘉兴方面的同志也被授奖,她就是总机守机员宋怀英。当她得知情报发生后,除了保证嘉兴和南京、上海、杭州军用线路畅通外,还接通了地方备用线路,确保了通讯的畅通无阻。

喜讯传到北京中南海,毛泽东主席非常高兴。下面是纪实片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》中的一段。

“主席,这就是这次打下的U-2飞机残骸。”

毛泽东:“打下U-2飞机是哪个部队啊?”

“是新组建的导弹十四营。”

毛泽东:“啊,十四营,很好!”

毛泽东:“前几年导弹二营也打过U-2飞机,我见过他们的营长。”

“哦,那时候我们用的是苏制导弹,这次我们用了新研制出的国产兵器打下U-2高空侦察机。”

毛泽东:“新部队用新兵器打下U-2飞机,了不起呀!……我很高兴。”

摘自《上海滩》

生命接力

张子影



11.危急

按照时任成都军区总医院顾建文副院长的说法:矿工赖元平的获救重生,从搜救完成到救治成功,不是哪个人或者是哪些人的功劳,而是一个严密系统连环动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生命链条的结果,这期间,无论哪一个环节哪一部分没有做到位,都不会有后来我们看到的奇迹的发生。从朱伟峰带领的突击小队结束搜救抬着赖元平走出响水沟开始,生命接力的后半段的救治过程,全部在各大医院之间进行,计有: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、255野战方舱医院、沈阳军区总医院、北京301总医院、南京军区总医院、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和成都军区总医院。

现在把视线再转回抢险救灾的现场。朱伟峰带领的搜救小队将赖元平送到龙宝坪后,一直在焦急等待的军医胡光俊和方庆立刻忙了起来。原本接受任务时是说响水沟有三个伤员的,现在除已知的三个伤员外又多救出一个,这个意外的收获让全体人员欣喜不已,但是在迅速为赖元平检查之后,结果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:病人体征明显地表示,他完全脱离食物和水的补给,仔细算下来,今天已经是5月20日,八天过去了,这个叫做赖元平的矿工已经坚持了长达196个小时。这么长的时间还有生还者,不要说这次汶川地震,就是世界地震历史上,也是极少见的。

巨大的欣喜过后是巨大的忧虑和恐惧:病人的情况已经极度危险,不可能再带着他徒步穿行死亡峡谷,必须尽快将他转至条件许可的医院处理。

杨杰师长借调给他们的这只“北斗一号”卫星电话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,刘卫荣副团长激动得几乎是结结巴巴地用“北斗一号”向指挥部报告情况。

听说搜救队员们发现了一位坚持时间长达196小时的幸存者,指挥部里一下子炸开了锅,消息传开,帐篷外面很快就聚集起一大堆记者,个个长枪短炮,七嘴八舌地打听消息。

一个心急的记者多少有点缺乏头脑地把话筒伸向杨杰师长嘴边:“师长,听说您的部属搜救到了一个生存时间达到人类极限的人,请问你现在准备怎么办?”

杨杰想也不想地说:“怎么办?全力以赴,救人!”他不胜恼火地一把推开话筒,奔向他的指挥台,紧急叫通了上级指挥部。

不仅是杨杰,这个突发状况让各上级指挥所全都陷入了巨大的焦灼和不安中。

不吃不喝坚持了196小时的伤员,而且还是重伤员,这意味着什么时候谁清楚,所谓“命悬一线”就是指这个时候吧。杨杰变了声的嗓音大声地吼着:“我要求飞机!请联络直升机,还有医院,最近,条件最好的医院。”

医院很快就选定了,当时在赴川救灾的全军七大医院的医疗队中,条件最好,设备最全的就是北京军区255野战方舱医院,而且,恰好,他们就在不远的德阳,并且已经完成前期准备。于是很快确定下来伤员送往野战方舱医院。不过,调动直升机就没有这么快了,因为此时正是空投空运最紧张的时刻——许多灾区完全依靠直升机运输的补给生存。

直升机运力极其紧张,每天的飞行计划甚至是头两天就做好的,一旦遇到临时调整,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接下来的时间里前线指挥部里的电话忙成一片。在此起彼伏的电话声中杨杰突然沉默了,他独自走出帐篷,点上一支烟,烟雾弥漫中他黑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一旁的警卫员没敢上前,跟师长的日子不短了,他还没有见过师长的这副表情,师长一定是面临巨大的难题了。

片刻,杨杰把烟头一丢,要通了刘卫荣的电话,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:“我们正在联系飞机,告诉两位医生,让他们多想想办法,尽全力,一定要保全伤员的生命。”

龙宝坪。军医胡光俊和方庆围在赖元平的身边,一边紧急处理,一边仔细地关注着他的任何一点细微变化。五月的山间,山风冷硬,但是他们的脸上居然渗出了汗珠。

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年轻军医胡光俊学的是麻醉急救专业,比他更年轻的同事方庆则毕业不久,还是轮转医生。如果不是这场地震,他们不会觉得自己的军旅人生与那些在地方医院的医生有什么不同。

但是,地震来了。之后,一切都改变了。

24.为“石”而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上海出现了两个有名的石头市场。一个是江阴路的花鸟市场,另一个在福佑路。改革开放后,收藏者多了起来。全国各地的石头贩子(也称石农)纷纷涌进上海滩,集中于福佑路。他们通常周五晚上进城,周六、周日两天在福佑路出摊。颜梅华这时画画收入较可观,又有能力收藏了。他对于印石的那份痴爱,重新点燃。他几乎每个星期六一早都要去。因为过了这一天,常常是好东西就没有了。

这时完全看各人眼力。在福佑路市场上,那些石农常将五六方石头放在一起卖。颜梅华只要看见其中一方好石,就会毫不犹豫一起买下。他将石头放在边上的水里一浸,太阳里照一照,见到里面起冻的,果然是一方好青田,心里特别兴奋,即使其他几方不值钱也无所谓。

这是他在收藏过程中慢慢积累的经验。当时,那些进城的石农大都大不懂石头,他们开采出来的原石大都宝气未露,运到上海的时候,许多外相都很假。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市场旁边的清水浸一下,实在不行,就用旁边沟的水浸一下,方在不用,就可知这块石头的透明度好不好。有一次,一个石农把一麻袋石头放在地上,对颜梅华说,你要的话自己挑。颜梅华打开麻袋,耐心地一块块选看,挑出一块石头,放在阴沟水里浸一浸,竟发现是块上乘的好石。

颜梅华说,印石之名贵,在于每块都不一样。他愈来愈被那些色彩绚丽斑斓、质地细腻温润、光泽晶莹娇媚的美石所吸引。凡他所看上的印石,志在必得。他说,那些上好的石头,你也许只能见到一次。失之交臂,便是无缘。

一天大清早,他在江阴路的石头市场,等着老摊主开箱。当箱子打开后,他一眼望见一块宝蓝的青田,质美晶莹,让人眼前一亮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眼缘”。他将紧紧攥在手心不放。一位北京人,看上去也是个老收藏,缠着颜梅华近两小时,不停地问:“老哥,你这块石头,我平生从未见过,就让给我吧,价钱随你说。”颜梅华说:“先生,这样的石头,我这辈子也只见这一次。”

颜梅华传

周斌



颜梅华走到哪儿都不忘看石头。有一年去黄山旅游,从杭徽公路经过昌化停顿,他下车就直冲当地的石头店家。店家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石头,却没有一块他看中的。店家反而问颜梅华有没有好的昌化石,他们想收购。颜梅华才意识到,由于节制的开采,当地的资源已经日益枯竭,市场上的好石已难寻觅。

经过数十年的用心收藏,颜梅华有印石数百方,其中不乏名贵者,如刘关张鸡血,红白黑三色相间,极富特色;色泽淡青的封门青,宛如春天萌发的嫩叶;那方通体宝蓝的青田,几乎就是“独石”;还有那些芙蓉石,包浆迭滑,温熟可喜,幽光沉静,显出一种温存旧气。那块“猪油白”芙蓉石尤其引人注目,雪雪白,实不多见。

“花如解语嫌多事,石不能言最可有。”印石以其特有的色、纹、韵、刚、柔、形,一直为文人抒发心灵和思绪的载体,无言地传达文意,以无声胜有声。余暇之时,他常手抚这些印石,感到温润细腻,宛如婴儿之肌肤,是天然和人意的高度统一。

印石的天然美包括石质本身物理性能和天然造型两方面,透明、折光、五彩缤纷的颜色,以及内部肌理形成的造型,这些都能使人沉浸于欣赏的境界中。他感到与这些天生丽质、温润如玉、色彩斑斓的印石有种生命的对话。颜梅华说,一个书画家,如果对印石缺乏一种激情,画也好不到哪里。

晚年颜梅华也爱治印。他自学入门,苦心钻研,刻印无数,一枚不满意,磨平重刻。他说,他还是比较喜欢来楚生先生的一路。在印字的刚劲、舒柔的线条中尽显对刀法的运用自如,阴阳两款各有玄妙,堪为绝伦。他的篆刻古拙端庄,自然清新,于含蓄儒雅中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。愈至晚年,颜梅华的艺术愈才华四射。他不仅治印,还善刻壶。开始只是画壶,偶尔刻了几把,光彩夺目。和一般人刻壶抠出来的不同,颜梅华所刻之壶,都有刀法,像画一样。朵云轩也曾找他刻,很受欢迎。

熟悉颜梅华的人,都知道他还是个出色的京剧票友。在颜家孩子的记忆中,每当父亲觅到一方满意的印石,就会听见他高兴地哼上一段皮黄,委婉古朴的唱腔满屋悠扬……